

[台湾] 司马翎 著

剑雨情烟两迷离

剑雨情烟两迷离

〔台湾〕司马翎 著

群益堂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插页 201 000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 000

ISBN 7—80540—020—2

I·17 定价：2.95 元

内 容 提 要

大江堂势力范围遍及南京,海口,崇明岛。严温身为大江堂的堂主,外表上象是正人君子,私底下却干下许多畸行怪事,甚至涉嫌与一宗强奸案有关。该案受害少女马玉仪乃杭州马家千金,马家财雄势大,不甘就此罢休,于是聘请浙江省总捕头沈神通侦查该案,并且,马玉仪也因此下嫁沈神通。沈神通新婚之后,告别妻子会同得力副手何同,跟踪严温,正当严温受制于沈神通之时,何同突施杀手,一刀刺中沈神通。其时,沈神通妻子马玉仪及儿子沈辛正一路寻来,哪知,夫妻却是不得相聚,父子也不能团圆。此书中又引出了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多端……

目 次

剑雨情烟两迷离

大江堂秘闻.....	3
怒剑斩师爷.....	21
鸡婆婆就是那个人.....	40
和尚不是真和尚.....	52
黄金琵琶魔音功.....	61
高手中的高手.....	71
龙虎生死斗.....	91
忍者杀手	116
九叶一枝花	136

烟波江上使人愁

十年刀上泪	临江洒向谁	167
相逢常恨晚	从此别繁华	206
偏入蛟龙窟	江晚正愁浓	246
载愁悲归桨	铸错忆芳樽	280

剑雨情烟两迷离

大江堂秘闻

“命运”最可怕之处是不能解释不能预知。

正陷于艰难辛苦者不必说，就算名成利就样样顺利的人亦暗暗恐惧敬畏“命运”，因为境遇顺逆随时可以变化。而最聪明的人都不能预先知道亦不能解释为何会变化？

所以“命运”很可怕。

佛家的“业力说”，西方教会的“神意说”对命运作了解释，但可惜“顺从”意味太浓。真正勇敢的“强人”才敢拒绝命运摆布，才敢向命运抗争。

但最后结局“成功”或“失败”谁又能说不是“命运”呢？

世间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形形色色的性格。

但不论是“强人”或“弱者”，每日在他们身边发生种种事情，处理方法应付态度总有某种公认许可形式。

如果不离这范畴就叫做“正常”，反之，就是“不正常”、“反常”、“变态”等等。

当然，正常与不正常，界线往往含混不清。但必须有公认共许范围却是毫无疑问。

只不过有些人擅长掩饰作伪，外人实在很难看出真相。

象总舵在镇江的“大江堂”，百年来威名赫赫。由南京到海口崇明岛都是大江堂势力范围。而世袭此一基业的“堂主”严温，暗中却有很多畸形怪事。

但外间人很少知道，甚至连大江堂数千帮众亦知者不多。

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江南春雨杏花盛开时节，就算你躲于画船中听着潇潇雨声，仍然美得迷离，亦不气闷。

严温的船，不但是装饰豪华精美的画船，同时亦兼“快艇”“战舰”特长。

茫茫东流大江中，这艘“明月舫”所过之处，黑白两道无不侧目而又敬畏。

但严温本人却很少在舫上，这个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。

他外号“空前绝后”，人家当面阿谀奉承说他家传“大江流”剑法有空前绝后之威。但背后却是诅咒他“绝后”没有后代。

不过大江堂“三香”“五舵”八位名震当时高手（也是大江堂老臣子）却都知道严温有一个儿子。这也是一个秘密。

“三香”、“五舵”大江堂八大高手似乎很忠心。不让严温伤半丝脑筋仍能保持兴旺强大的局面。

但不可不知。严温却有一个嫡亲伯父“血剑”严北，号称古今最伟大第一杀手。所以你若身在大江堂想不忠心也不行亦不敢。

当然“严北”是最大秘密。大江堂中只有“三香”“五舵”八大高手晓得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子都绝对不知道。

严温三十多岁。清秀温文，尤其对女性体贴温柔有礼。

见过他的人都留下美好深刻印象。这样的人为何被诅咒“绝后”？答案很简单：

——明月舫永远直驶，绝不慢下来或者闪让其他船舶。所以被此舫撞沉的船只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还可以保证你的船一撞便碎得四分五裂。

——大江堂捕获的人，不论同行中对头、敌人或本堂失职兄弟，审问时如果严温忽然出现当中座位上，被审者最好能立刻自杀。

死亡诚然可怕，但严温那套酷刑更可怕。何况有理没理都一定要受刑，结局亦是“死亡”。幸而他不常出现，同时对本堂八大高手十分礼敬尊重，所以他受无数人诅咒而大江堂仍然兴旺强大。

华灯红烛照耀下，严温好象比白天更漂亮也更温柔。

外面静寂或噪吵完全不相干。这个宽大华丽房间荡漾充满旖旎气氛，温暖明亮灯烛，名贵舒适的各式家俱，地上还有厚厚的地毯（从西域买回来的）。美酒佳肴一应俱全。

最重要的是两个主角，男的是严温。温文尔雅，面貌俊美。每句话都有趣又有情。

女的稍有点乡气，但很美丽，尤其是她裸露的躯体，晶莹雪白曲线起伏。可感到她没有见过多少世面亦非大家出身。她很美很诱惑，任何男人见了一定会流垂涎，这就够了。出身高低贫富完全没有关系。当一个人赤裸躯体之时谁还能想到权势金钱等等？

严温微笑欣赏她。王若梅的确是值得欣赏享受的美女。可惜她自动送上门，而且还是千方百计自动送上门。她一定

想不到“我”完全没有胃口。凡是自动自愿送上门的就算美如天仙“我”都没有胃口。

不过王若梅跟别的女孩有点不同。她全身肌肉“特别”匀称有弹性。这一点由于全身一丝不挂更瞧得清楚。平躺时乳房很高挺。

严温手掌落在她胸前和身体各部分。她触电般轻颤扭动。

任何人都知道跟着会有何种情景出现，但那是一般男人。严温忽然起身走到房间中央站定，他甚至连外衣都没有脱掉。

王若梅赤裸的身体放松后又缩紧，微微睁开眼睛。恰好碰到两道冰冷如电的眼光。在这要紧关头他为何走开？为何眼光面色都那么冷峻？严温连声音也很严冷，道：“我想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缘份？”

刚才的潇洒温文俊雅，还有淫亵或隽永柔情笑语哪里去了？

王若梅茫然睁大眼睛，没有回答。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哪能回答？

严温又道：“床头有两条绸带一红一黄。你任选其中一条用力拉一下。就知道我们究竟有缘没有？”他转身走出。房门发出沉重响声，使人感到房门既坚厚又沉重。

王若梅定定神。床头靠墙边果然有两条绸带透过天花板垂下来。

王若梅举起玉手，胸前高挺的乳房变了形，却充满诱惑。

五只玉指先捏住右边红绸带。忽又改抓黄绸带。其实扯

动哪一条都一样都无谓。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有何区别？

黄色绸带猛然动了一下，王若梅眼睛凝注房门。房门若是打开。进来的难道不是严温？如果不是他是谁？会不会贸然无人？

左面墙壁一道帷幕忽然沙沙移动，露出另一道门户。

那道门缓缓无声逐寸拉开。但王若梅没有错过，因为她现在一直在盯住这一道门。

富丽房间华灯照耀得很明亮。但忽然有一种诡秘妖异气氛。

左墙上的门终于大开。门内很黑，灯光居然照射不到。突然一个黑袍人鬼魅般飘滑出来，一下子飘到床边。

他面孔也用尖顶黑巾罩住，神秘亦如鬼魅！

王若梅赤裸身子大大颤抖一下。因为那蒙面黑袍人手中有一把尺半长锋芒闪闪的短刀。

锋利尖锐的刀子指向她心窝。黑袍人声音嘶哑难听，道：“找不到严温，先宰你也是一样。”

短刀化为一道白光刷地插落。锋快刀锋刺透厚厚褥垫深插床板，发出“笃”一声。

王若梅已滚入床里面，动作矫捷之极。雪白映眼的双腿突然翻踢上来，一只脚踢中黑袍人后背，一只脚落在小臂上。双腿劲道十足，黑袍人有如被巨大铁钳夹住动弹不得。

但别人看来黑袍人却享尽艳福。白皙醉人的大腿，高挺乳房，纤细腰肢却在他眼前咫尺处。

王若梅双手扣住黑袍人另一只手，纤指宛如钢钩。

她露出微笑，道：“你想暗杀严温？你是谁？”

黑袍人道：“我跟他势不两立，恨不得食他的肉寝他的

皮。”

王若梅声音很冷静，与她年龄似乎很不相称。说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黑袍人道：“我不会告诉你。你快杀了我向严温领功。”

王若梅道：“你真不告诉我你姓名来历？但如果我放了你，你还会杀我么？”

黑袍人讶道：“放我？为什么？”

王若梅坦然道：“因为我和你是同路人。”

黑袍人道：“同路人？”声音更惊讶了。“你也想杀死他？”

王若梅道：“当然啦，匕首已藏在床垫下面，你太冒失了。”

黑袍人昂起头，于是把她看得更清楚，尤其她的腹部和大腿简直近在眼前。他呼吸忽然急促，道：“放开我，快点……”

王若梅看来完全没有杀他意思，道：“为什么？你怕我？”

黑袍人道：“你好香好白。唉！如果我不是男人就好啦。”

王若梅全身一直屈曲得象蛇一样。但她好象一点都不累。她道：“你还未回答亦未答应我。”

黑袍人忙道：“我叫李二郎，我决不向你动手。”

王若梅的面孔忽然扭到他眼前，道：“你为何想暗杀他？”

李二郎道：“报仇！我小妹子进了严府就从此失去消息。后来听说她死了，死得好惨。”

王若梅道：“听说的话靠得住么？”

李二郎道：“靠得住，我花了三千两才买到确实消息。”

王若梅忽然放开他，坐起身道：“那么你不会跟我动刀子了吧？”

李二郎收起短刀，眼光却离不开她胸前高耸的山丘，还巡视到她的两条大腿。

他道：“不动刀子，绝不动刀子。你是谁？为何也要杀他？”

王若梅道：“跟你一样。但被害的却是我姊姊。为了接近他，我只好这样。”

李二郎咽一口唾沫，道：“便宜那狗贼。我得走啦。”

但他的目光仍然没离开王若梅身体，他简直不掩饰贪婪心意，以至王若梅忽然全身发软，发出呻吟声，道：“你快走，快走，我求求你。”

李二郎那时眼睛从黑巾后闪动射出奇异光芒。身上黑袍忽然解开象蝉蜕委坠。黑袍内没有其他衣物，故此一望而知是男人的裸体。

王若梅全身微微发抖，眼睛也变得水汪汪。她低声自言自语道：“不，李二郎，快走。这样做太危险。你为何不走？”

肌肉相触裸体碰到裸体。王若梅双手推拒，但用的力道却连稻草人也推不开。她忽然看见抓捏于乳房上的手。五指纤长白皙干净，指甲有如涂油般光亮湿润。

肌肉充满弹性。

可是她右手忽然多出一把匕首，锋刃明亮如镜，显然极为锋利。

修长的大腿突然变成两根铁柱，李二郎马上发现背心要害碰到坚锐刀尖，那刀尖却又毫不停顿向他要害刺入。

就算大罗神仙背心要害被刺中这一刀也活不成，但王若梅双腿忽然不再是铁柱，恢复了滑腻弹性。那支匕首掉落床

边地上。王若梅闭上眼睛，这种情况中的女性多半闭上双眼，但她眼角却淌出一颗晶莹泪珠，在灯光照耀下闪闪生光。

过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李二郎站在床边，手中拿着捡起来的匕首。

他披上黑袍道：“你全身肌肉的弹性，手掌和脚板的厚皮，还有每个动作，我是早发觉你练过武功，而且还很不错。”

声音居然是“严温”，除冷酷味外还含有讥哂。

严温又道：“但你如何能够瞧出我不是李二郎而是你想杀的人？”

王若梅不能开口说话回答。因为当她匕首狠狠刺落时忽然全身一麻，连开口讲话都不行，更别提任何有威胁的动作。

严温声音透过蒙面黑布又道：“我全身上下唯一可能透露线索揭破秘密只有这双手，你很细心居然能从我双手认出了我，但如果你没认出我日子过得一定快乐得多。”

他把匕首伸到王若梅眼前，还用锋刃刮刮她白嫩透红的面颊。

冰冷的刀锋使人联想到“死亡”。王若梅眼睛睁得很大瞳孔迅速收缩，流露心中骇惧。

严温道：“别怕。我会叫一个很丑陋象野兽的男人，很强壮，我要他蹂躏你，然后，你仍可活下去，如果，你肯永远跟他。”

那男人的确很丑陋，突出唇外的犬牙又尖又黄，赤裸黧黑身体好象很污秽，但果然很强壮，由胸口直到下腹长满黑毛，严格一点说，他象野兽比象人还多。

严温指一指王若梅。那男人便象野兽一样扑上去。

严温的“密室”大概当得上天下最秘密最坚牢的地方。所谓“密室”并非只有那么一间密不通风的房间，而是一幢高大的屋子，铁质大门之内，有厅有房还有天井，天井能透天光和空气，但有八层铁枝焊牢的钢严密覆护。

所以他的密室不如称为“密屋”。

密屋内有三条秘道之多，可以通出外面，其中两条根本不能通行，除非利用预先已备妥的铁锹钢铲凿通寻丈泥土才可透出地面，但另一条秘道却可通行，出口是一座幽静院落。

这座院落就只在严府后园中，大江堂以及严府任何人都不准踏入这座“沁红院”，假如他知道“沁红院”中住着的是“血剑”严北。

整个严府占地甚大，房屋连绵衔接，最少可容上千人居住，但严府上下却只有五十名仆婢，其余都是护院和严温随从卫士，真正属于姓严的人只有三个，老的是严北（一辈子独身），中的是严温（发妻已故），小的是严星。

严星这时只有六岁，由乳娘卢大娘以及十二个丫环侍养，住在内宅。

严府另有秘道由外面直通严温东书房（不是密室），所有卖身甚至掳劫回来的女子都从秘道运入。所以严府大门很庄严干净，两只巨大石狮高踞傲然看着街上行人。

王若梅仅仅是由秘道运入的第七十八个妙龄少女，她后来死了也好活着也好，都不过象大海中一点小小泡沫。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广阔无垠的“人海”全无影响。

繁华富庶的地方，歌舞升平的时代，黑社会势力必定迅速兴盛。“赌”“娼”是供应养分两大血脉。此外一些奇异的命案窃案亦往往于此时此地出现。

但杭州五年来比任何时期还平静安宁，衙门没有一件未破悬案。全城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由江洋大盗至无赖地痞之辈，好象忘记中国还有这个富庶城市。

原因说来简单，浙省总捕头沈神通本人坐镇杭州。

沈神通只有四十岁左右，人很和气，身量高瘦。他出身绝不简单，是全国钦仰的神捕“中流砥柱”孟知秋得意门生之一。他亦不愧是孟知秋得意门生，任何奇怪神秘命案到他手中必定是迎刃而解。尤其江湖黑道人物只要踏入浙省地面，一举一动，他都了如指掌，没有人愿意招惹如此神通广大的公门强人。越是高手就越懂得这个算盘。

但即使有沈神通坐镇，杭州城内强奸抢劫斗殴谋杀等案仍然不断发生。这是人性和社会环境关系，与沈神通威望无关。你总不能要一个强奸或谋杀犯在动手前先考虑到“沈神通”吧？因此，杭州财势双全的马家秘密请沈神通前去，马二爷摒退左右仆从，私下要求沈神通秘密侦查一宗奸案也就不算希奇。

沈神通踏勘现场，是内宅一座右楼的二楼上，查明廿四名护院武师巡逻时间路线。还有十只灵警凶猛巨獒助阵情形。

在静室中只有马二爷和他。清香扑鼻的热茶和精致果子点心，点缀些许气氛。

此时马二老爷道：“总座，此案非你亲自出手不可。家兄

已向朝廷告假回家省亲，到时亲自叩谢。”

马二老爷的兄长便是马大老爷，官居刑部左侍郎。不但有权势，还恰好是沈神通上司。

沈神通心中叹口气，欠欠身道：“岂敢当得大老爷枉顾，府上的不幸事件本来就是在下应尽责任。”老实说即使没有马老爷权势，即使是普通穷苦百姓，只要沈神通知道，亦从未有过疏懈不管的。沈神通又道：“在下勘查之后，有一点最重要的却无法判断。”

马二老爷道：“那一点？我帮得上忙么？”

沈神通简直叹气出声道：“二老爷当然帮得上忙。但……”

马二老爷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决，道：“那就请说出来，我马仲海永不后悔。”

马二老爷默然想一下又道：“一定受得了，就算少这么一个孙女也受得了。”

沈神通道：“此案很特殊很难判断。在下除非耳闻眼见经过情形，不能判断出手。”

马二老爷点点头，亲自入内宅安排。

一盏热茶后沈神通又处身二楼香闺内。他并不孤单，一个头发蓬松的少女坐在窗边。夕阳霞彩使她面庞不至于太苍白憔悴！

她很娇俏，长眉飞鬓，显示固执任性的性格。但现在她有如病猫，毫无性格可言。

沈神通道：“玉仪姑娘。先回答我一句真心话。你想不想破案抓到侵害你的恶徒？”

这话问得多怪，受害人不想报仇？谁不想恶徒落网受到应得惩罚？